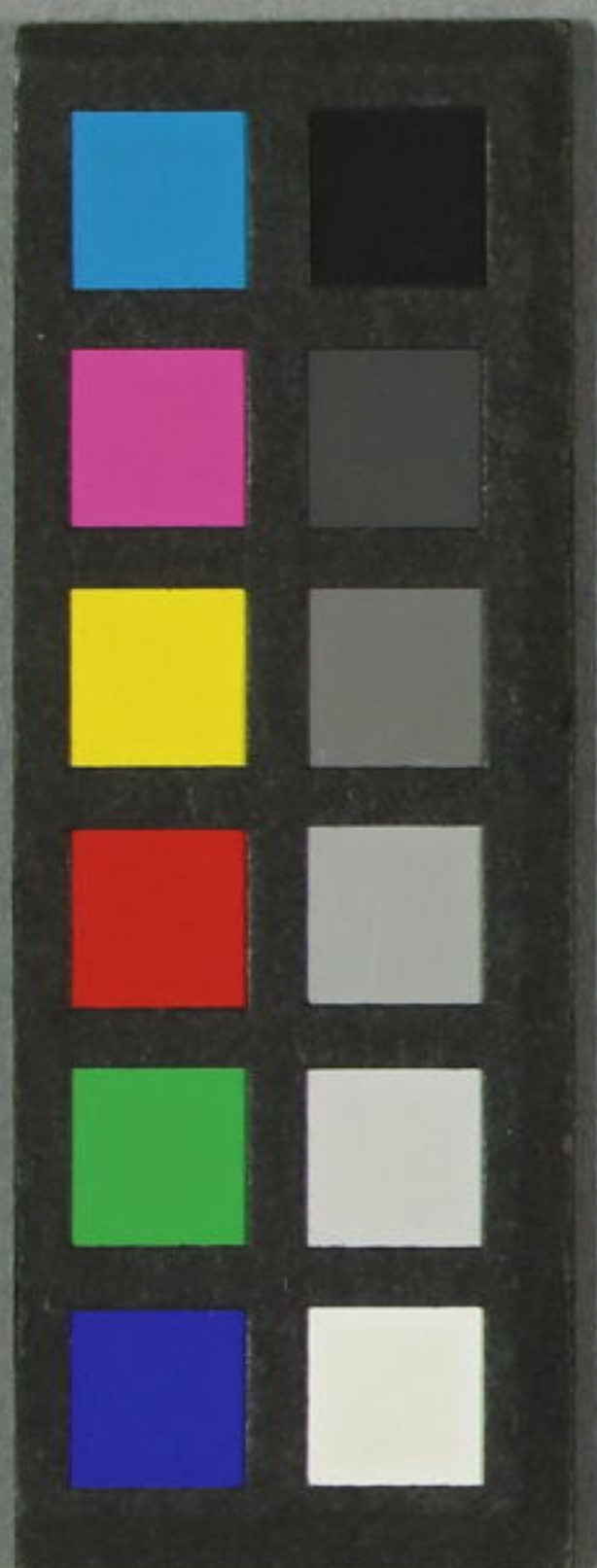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和16  
2033  
14



和16  
2039  
14

全編文法卷之十八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全蜀枕文志卷二十八目

江陵朱雲煥退唐

與王商書

漢秦宓

與劉璋牋

法正

與諸葛亮書

馬良

與諸葛亮書

彭蒙

答張駿書

晉李雄

再與蕭紀書

梁元帝

為人與蜀

唐王勃

又

王勃

城父老書

李商隱

報坦綽書

牛勳

為河東公上西川

相國京兆公書

聘蜀書

後梁

太祖

上王建求賢書

蜀許寂

卷二十八

目

讀月草堂

梅亨當作李劉

答梁聘書前偽蜀

王建

奏記王建  
興用文教

王錯

貳百貳拾

諫孟昶書後偽蜀

幸寅遜

與孟昶書

後晉

高祖

結河東蠟彈書偽蜀

張延偉

貝遂寧  
承舍人

宋 晁公邁

謝魏師鶴山啟

梅亨

全蜀稗文志卷二十八

升焚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書 殘 奏記 啟

與王商書

漢 秦 宓 字 子 廣

漢縣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為莊君平李宏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莊李立祠可謂原黨勤類者也觀莊文

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嘆固自昭明如李

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

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

全蜀稗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竒不立祠堂蜀本  
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  
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斯世仲  
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  
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  
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劉璋牋

法正初張

璋迎昭烈使討張魯法正銜命正既宣旨陰虞策  
于昭烈合還取璋及昭烈軍圍雒城正嚴與璋曰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

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身故中間  
不有缺二顧念夙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  
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  
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遠雖捐放于外言足增尤猶貪極所  
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  
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  
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趨求順耳悅目隨呵遂指不圖遠  
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懸  
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

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維下雖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  
 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  
 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口困敵對遂  
 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復以持久也空爾所守  
 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也必謂此軍懸遠  
 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  
 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主客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  
 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牛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

也計益州所仰惟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上  
 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  
 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閉  
 堅城皆下諸軍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  
 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  
 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  
 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  
 有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  
 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

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永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昭烈領荆州辟良入蜀時諸葛從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

馬良

聞雒城已破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

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

天壤使時聞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于

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時左遷私情不悅諸馬超超問亮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

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部失人本望乎亮曰老律荒僻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

不足定也兼退超具表兼辭于是收付獄

彭 羨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闔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翫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

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

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

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

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

分予之厚誰復過此羨一時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

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

願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庸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心人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

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答張駿勸稱藩書

晉李雄

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好闔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

再與蕭紀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憊醜憑陵

畔渙吾年為

全蜀稅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  
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  
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  
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唐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  
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  
是以龍驤鳳翥藉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煥羹藜顏冉困栖遲之  
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

曾作層

鷗作鷗

倒下有流字掩下有彩字

岷作岸

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鱗井  
鮪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鷗亦將騫翮而悔之及其衝溟渤  
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揜摩赤岸負青天然後知  
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  
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  
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  
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  
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鑿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  
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岷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  
全蜀稊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于作于

彫薨鳳麟下集  
均係相將字

常作嘗

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為能然後知其  
用哉仰惟鄉耆等竝玉山高族金隄勝侶列子弟於于城耀衣  
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三諸葛攀龍  
之日門庭相接雕薨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鑼將虬梭交響  
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冲襟眇識人多江漢  
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淵之氣北齋閱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  
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常疑作之  
客少實雲烟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

六

肆百伍拾貳

拂作拂

眇作盼

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  
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  
首俛眉取濟升斗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  
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  
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足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  
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  
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  
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慚車馬儻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  
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  
全蜀稭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朱律謝明作  
朱明謝律

長作窮

七  
肆百貳拾貳  
紹序朱律謝明天高而林野疎候蕭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  
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縷成於南畝杭黍被於  
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絲載飄寓淹時歡蹟相仍  
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  
庶憑賜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又

王勃

通作迫 亡作七  
經作精

蜀都廣鎮岷嶽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英靈間出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淥波驚亡疑作柱之音道有  
可符予霜叩九鐘之節豈道窮經秘妙聽察於無聲理實杳冥

無矣字

味作謂 志作氣

需作雲

波作液

予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音霜落鐘鳴霜非叩鐘  
之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僂之  
逢吳札無味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  
於斯矣嘗謂薰猶不共器臯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  
於千里垂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  
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遯形蒼  
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鐘鼎  
爲芻豢以衣冠爲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需疑作雲英鞭虹蜺而  
採煙波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入  
全蜀秩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洙作沐

劍作斂

栖遑作惴惴  
收作牧

窮作穹

集無以字  
火作炎

故豐有集作登高  
寄賞

八

肆百伍拾肆

務懷素將相之門沫露霜擁簪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且  
莫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下官  
者可謂慙二途矣而劍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  
恥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源滯收牧作  
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  
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予命所移飛伏於  
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今火飈謝節爽候關辰風  
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  
寫晴規於北岸螢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奇賞僕一

岫作峽

違秦隴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會  
山重複吳宮尚遠頻驚去燕之心楚岫猶賒已下聞猿之淚徒  
以風猷未墜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緩他鄉之思一作昔  
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  
已成於杵臼道已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  
腹空留安邑之賓惠關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李商隱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乎遽詣風憲當道頻奉  
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

全蜀秩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冗違敢遣賓僚  
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  
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恩憐獲接仁封實惟  
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暾是誓其他竝附李侍  
御口述伏惟昭察

報坦綽書

咸通十四年兵部尚書牛公藜除劍南西川節度使十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州主云

此時止欲專詣京都懇求朝見論理枉遭讒間隔絕梯航  
冀與尚書繼好息民朝來莫往今故假道貴府請于蜀王  
殿安下三五日即使前進  
公覽書驚駭乃復書曰

牛藜

十二月二十四日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安撫使守兵部尚書成

都尹牛藜致書于雲南詔國坦綽麾下專人遽到示翰忽臨承  
統押師徒來及近界竊以詔國自為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  
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  
巡方岳之時不缺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  
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  
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頌周公之禮  
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為馨香禮樂之域豈  
期後嗣罔効忠誠累肆猖狂頻為妖孽自四五年來侵陵我疆  
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舍容不虞塘突遂令兇醜肆害生靈

况乃毗橋喪師沱江敗績于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  
朝觀輒舉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所要  
于蜀王殿安下三五日即便前去者且先代帝王之宮也豈外  
邦蠻貊以居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以爾欲其藝瀆示彼  
誠懲况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與動蠻  
師甲兵侵凌天子藩屏必是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  
以不恤其民妄動于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  
師深入鑄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  
後悔無及坦綽今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此戰場點

觀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  
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繫候于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鄧曉段首  
遷二人持此報書望詳覽不具某白

上王建求賢書

前僞蜀許寂會稽人

梁祖遣別將攻荆南趙凝奔蜀寂與之行建聞其名而能  
之及開國以為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武成初上書曰  
歷代之君乘時啟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婉畫以武定禍亂以  
文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師一  
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歷代之大經求賢之極摯也今百辟  
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治體或精知化源未

擢穎于明庭尚舍光于庶位伏望恢明聖之略開戶牖之圖親

賜顧問以觀其能寘之列位盡其獻納俾官無敗政人無棄才

梁聘書王蜀武成二年梁遣使通聘書曰

後梁太祖

夫唐虞政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權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絕于音塵止因緣于閒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

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于推崇兩國願通于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雄封嘗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微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關特遣行人先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遯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允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斜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

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别卜墳簾之分山河  
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珙閣門副  
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且在別幅謹

附別幅 馬一十四玉犀帶各一雜物藥物等 右件藥物  
白等或來从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于薰爐或華妙可  
資于瑞玩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  
千年之約愧非縛禮粗達深畏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答梁聘書 前偽蜀前主 王建

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相逢昌  
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竝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  
事莫追橫流泛濫于八方衰燹凌夷于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

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  
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備進  
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  
人開基立極拯生靈于塗炭示恩信于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  
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于興邦止施仁  
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  
因開拓遂致萬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  
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  
侍疆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于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



媒作謀

十三 肆百伍拾貳  
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雄雖處于一隅避狄曾安于二  
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  
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坦無間媒之嫌再叙始  
終之約款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于子孫  
暢遂咸勇于朝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己用勤儉以帥賢常瞻偃  
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貶別降珍奇十驥聯驪六  
龍竝駕稱德曾參于萬乘呈才皆過于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  
勵懷恩之志瑤帶駿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于  
雪霜雅器價齊于金玉入用多慚于未識捧持方喜于初觀望

思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  
音不候于飛鳶裂帛豈勞于繫雁忻榮慰嘉併集于此時敬以  
專使盧卿等迴備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附謝信物書 右件  
劍麝騰琥珀玳瑁金稜碗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  
降使賜貶彫鞍玉堅甲燦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  
槍森蛇榭劍耀龍鋒金陵含珣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上藥  
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竝由惠好願酬謝而  
增愧仰渥澤以難勝  
捧閱品名實慙祇受

奏記王建興用文教

王錯

王建永平元年作新宮集四部選名儒專掌其事錯  
以建起自戍伍而據全蜀未能興用文教乃作奏記

伏以羲皇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

全蜀稅文志

卷二十八

奏記

讀月草堂

璿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政秦滅墳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關唯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填溢于未央玉版金繩充牣于秘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崇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于世或紆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

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于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華燈而入闈室詔予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略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博覽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

晉宣博學洽文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幾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博涉經史尤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武之略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為皴裂諸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備儻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臺省與

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大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纔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宏分遣博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為三品除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剗革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為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用于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修書史召學士張說等

名字上當有改字

十六 肆百叁拾玖  
譙于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麗正殿置修書使又  
召學士張說等譙于集仙殿各集賢其修書使為集賢殿學士  
自是圖籍不獨秘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御書  
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  
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黃帶  
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  
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  
代以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略舉帝王故事及  
秘書之職幸冀垂覽焉

諫孟昶書孟蜀明德二年昶好擊毬左右不敢諫寅遜為茂州錄事參軍上書昶雖不從亦優容之未幾  
馬蹏太后日奈何以馳騁為樂貽吾之憂自是稍止  
後僞蜀 幸寅遜人 雲安

臣聞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  
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豈  
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  
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  
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于左右訪  
全蜀藝文志 卷二十八 書 讀月草堂

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檣蒲于江况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踊躍以為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或綵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于釋悶亦可一兩月時為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妨于庶務諸司中復因之淹滯其次奔蹶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與孟昶書孟蜀明德三年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書曰後晉高祖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憝繼興朱氏不道

而皇天不親沙陁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權幾務方殷保攝是望

結河東蠟彈書

初蜀土五十州後主昶性慈孝明敏刻九經置貢舉季年求治太過好聚斂宋興宰臣李昊上書以中原久否今聞真人應運宜貢奉如九所請臣備行人時信近密弗納聽王昭遠密議不與宰執商量結授太原其文不委翰苑昭遠自命幕吏張延偉所修畧曰張延偉

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于翰墨歡盟已保于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左成蠟彈細如垂露山是興師

賀遂寧張舍人震啟 朱晁公遡

起於真祠授以督府朝士昨聞而歎息何以遽歸天子尋爲之  
驚嗟夫豈不用茲頒明詔允穆輿情恭惟某官如古爭臣負世  
重望至今表著之論士皆稱切直而盡道大疑謀心及人後雖  
咨衆忠言逆耳利行誰復似公頃居夔路之時亦上漢庭之奏  
力陳皂棧之性難涉江湖之行果驗其言馬之死過半矣每觀  
所至獸相食且惡之信爲蕃宣之良尤稱慈惠之最未容報政  
卽入告猷某不喜一方之民獨霑九里之潤所願執事等輩盡  
登輔相之尊遂使今日朝廷再覩祖宗之盛

謝魏師鶴山啟

梅亭

十八 肆百肆拾肆

以集作之用集作困

里集作載

揀作棟

云云自謙處集云某  
屬有固故且無親存  
方茲疾懷於劬勞只  
得痛謝于頌禱

久生不學寡薄柳以先零初度無能用樵蘇之後爨過辱兩章  
之秋月見期千里之春風留歸壓於漁舟難捲遷於鯨錦恭惟  
某官拍肩諸老畜眼一人天不祿民將謀及詩書之帥人能揀  
道恐宜備條理之科閔六十服戎之夫窘千里餽糧之役我辰  
安在敢祈牛斗之能神夫子言之或免蟪蛄之俱腐云先生  
與之言則對參乎奚避席之疑小子何莫學夫詩武也請卒章  
之受

全蜀稊文志

卷二十八

啟

讀月草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蜀秩文志卷二十九目

江陵朱雲煥退唐

- 上蜀韓密諫書 宋 范鎮     上田密諫書     張俞
- 上蜀帥書     張俞     答吳職方書     張俞
-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上制置使書     黃源
- 上汪制置書     王谷     答李悅之書     馮時行
- 上夔漕書     杜東之

全蜀統文志卷二十九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書

上蜀帥田密諫書

宋范鎮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而賢之登必本於鄉也故登於其鄉則知所以為人父知所以為人子知所以為人兄知所以為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質仁秀出于眾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者而賓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焉繇芻牧而起者有之自賈豎全蜀統文志 卷二十九 書 讀月草堂



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駭及其下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尙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閉于上數路兼取而藏才韜能絕沈冥于下受小大以咸足來遠近而弗間內有伊周之德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蕃宣而樹教固宜宅巖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恭已無爲仰成左右而已尙且深詔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首賢而爲治乎逃矣西土上當井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峨

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年移三互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軒祀服王塗者歲聞起閭閻遊聖闈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號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爲書白于薦者以百數至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楊助高行誼之履懿誠以發于辭則張君陳楊韻李綱何聚趙衆謹子弟之帥美聞已彰于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慎修其間事業美中忠信待舉懷良玉以被褐藏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利國

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鎮之能薄才謏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可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為功加地進律以舉上賞之典賜弓若矢以推蕃錫之數亦將倚裳連袵而來賀重念鎮文陳于此者直以方今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同人之舉或幾乎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虛懷而恕接之干冒台嚴伏深戰懼

上田密諫書

張俞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密諫明公閣下四月二十四日鄭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并示所撰故九河公真後贊墨圖

一本伏讀詳味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姦豎側目而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于軌物俾遺黎生齒懷德而不忘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而讒口訾訾陷為酷吏茲蜀人憤恨之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復以德業綏靜蜀國用能觀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垂崖後序贊夫垂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凡論其美必曰垂崖公為詞章者亦曰垂崖公其甚繆者則曰張垂崖繇是垂崖之號顛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五十年矣今閣下後其贊而辨之曰垂不違正崖而厲公名

雖自貶有激于衷繇是垂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  
 光衆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  
 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揜蔽生其瑕疵蹈人之事則  
 毀壞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謬安肯譽前人之尙可  
 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矣古之人不得  
 志于當年必遺意于後世以俟知音若垂崖者非閣下誰由明  
 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之德復愛閣下之須其良斯文爲不朽  
 矣俞愚闇不達亦欲張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

得以采焉

上蜀帥書

張俞

事作世

張俞再拜奉書密諫明公閣下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  
 五帝氏犧農在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世唯以堯舜爲法歷  
 百聖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尙不及堯舜俞謂堯承四聖至  
 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于天地萬物陶乎無爲其後  
 洪水暴下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岩壘倫壞亂堯視天下之溺  
 如已之溺乃博咨衆工若臯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  
 亦不能治然後舉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及舜有天下若堯之  
 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事永賴時乃功是知  
 滔天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

全蜀文志

卷二十九

書

讀月草堂

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為魚鼈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已來羣聖之功唯禹為大由乎此也百川之長有四瀆而江河為大江出蜀之西徼禹迺生于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淫鬼無名饗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存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闕禮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

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政之易者衆不能作之明公若能作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述南賓郡修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廟石以示後世謹錄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逃戾若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于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焉

答吳職方書

張俞

俞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敝廬加以人事久不啓

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  
 堂頌為敘已之德於書銜立石禮未便安俾別為記聞之惶恐  
 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  
 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為之  
 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醉翁見語亦如何侯自  
 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思念國家  
 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  
 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  
 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

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尙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  
 之義唯歌頌可以傳于無窮文既成投于府公辱書云求記若  
 銘爾今以頌為貺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于人僕竊思之以  
 文辭淺陋邪不示于人實惠之大者也苟以府學不可為頌邪  
 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風人之旨以為  
 賦頌凡宮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之器意有所美  
 莫不頌之不獨主于天子乃各為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  
 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  
 寬饒顏師古曰頌謂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

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  
 頌作長笛頌嵇康琴賦序亦曰自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  
 士竝為之賦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畫頌史岑有鄧騭出師頌  
 蔡邕有胡廣黃瓊畫頌楊戲有季漢輔臣頌夏侯湛有東方朔  
 畫頌陸機有漢高祖功臣頌袁宏有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德  
 頌馬稜為廣漢太守吏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  
 為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宏李膺陳寔  
 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正趙岐之頌季札若此之數史傳甚衆

略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見通達  
 古今皆為頌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許蕭李梁  
 肅韓愈劉禹錫輩未有不歌頌稱賢人之德美草木之異者僕  
 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焉則頌之義豈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學  
 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為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  
 史之所自有也其于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  
 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漢已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官未有  
 以頌不可施于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竊惟府公謙恭畏讓  
 以頌名為嫌應以鄭康成孔穎達解魯頌之義也故未敢以書

自陳今足下見敎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云重譏一記  
鄙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況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  
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道終美宣布之職  
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也至于鄭康成孔穎達云  
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  
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作頌非周  
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又曰成王以周公  
有太平之勳命魯郊祭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  
于王者之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魯侯有盛德成功雖

七

肆百伍拾貳

不可上比聖王卒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其人故稱頌凡  
孔鄭之說支離牴牾如此音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非之晉侯  
請隧襄王弗許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武子作鐘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舞八佾於庭  
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  
欺天孔鄭旣爲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  
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無一言示貶反同二頌爲經孰謂孔  
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可僭則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刪  
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解經時莫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

傳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說曲生異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僕亦取焉足下以為如何忽因起予遂答來論非逞辯而好勝亦欲釋于載之感用資撫掌解頤且假一語介于府公可乎如日未安願復惠教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某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蓋秦宓之論天帝會昌之祥神禹石紐之生三皇祇車之出頗論誕不經而左思之賦兼六合之交會總八區之豐蔚跨諸夏之富有復浮夸少實惟是風俗文順自古以然傳記所錄者是可觀也其大者漢

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唐有陳子昂李白咸以文詞為世宗長然夷考於史相如之文以楊得意而顯雄之文以客之薦而彰子昂之文以上書而達顧不知當時牧伯大人為誰獨無一人能以半語拔數子而發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為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所謂材任公卿乃為之數子既豪傑士其文采豔發初弗自閔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一盼之勤為若人寵其他則又何說也且使數子戀嫪鄉里不一游京師則上林之雄麗羽獵之崛奇感遇之頓挫其遂埋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蓋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材適臣



九  
肆百伍拾貳  
之報國無大于薦士夫惟王襄為刺史薦王褒蘇頌為長史厚  
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公耳其難得如此  
嗚呼某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迺今於閣下幸見之閣  
下道德純明名實與美以法從之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  
薰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  
聞矣其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  
立鼓吹于儒林以故縉紳歸仁人物慕義而某此時以貧窶之  
故受屋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舍穡  
事以游其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

疾有癖遲之累先自絕于明時亡所用于天下慙恐遜匿不復  
自齒于人倫尚敢驤首叩臆希咳唾餘澤于一二英才後邪今  
者稽事有間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某  
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異故願上名  
謁仰慶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遭焉而不敢有所請謹治  
書具挾漫刺自道所以代將命者之詞伏惟閣下引之斥之前  
之御之惟命之須弗敢知也不宜

上制置使書

黃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為也然

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天下爭衡而吳晉以來立國于江  
 左者每每倚蜀為重蓋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  
 勢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為西  
 門楚視蜀為巨蔽蜀一動搖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  
 得百二顧今有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藉江淮之勢資  
 于蜀而恃之以為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  
 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于蜀口今又舉全蜀而  
 畀之執事者總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  
 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

下之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  
 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  
 難矣然而猶未若執事今者之難也昭烈<sup>崩</sup>後亮一步不出大  
 城門者三年而後為渡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  
 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  
 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  
 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是視德裕為難而視  
 今猶易之也嘗今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  
 里何則因于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

十一 肆百伍拾叁  
以成事勢不足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爲而求以立大功於當世  
蓋惟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世出之本不逮也某愚意今  
蜀之力其強盛充實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  
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爲嫌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  
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藉扶持之勢絕不可同日語則執事之  
爲力顧不難于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于  
茲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凜然  
人望而畏之在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爲而爲之者此天人也  
蓋其力十倍德裕而過于亮天子寧虛鼎席而久勤執事以蜀

凡大庇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矣往嘗以下吏趨走于執  
事之前旣辱知之矣得闕猶遠願備一官于麾下究觀執事德  
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母負知遇之渥執事其幸進之否  
乎俯伏俟命

上汪制置書

王咨

某聞之佚勝勞治勝亂佚與治在我勞與亂在人此非兵說也  
用國說也勢相衡事相權能得其機而執之則先者勝夫惟在  
我者無宿憂則其力全力全則有成謀處我于佚與治乘彼之  
勞且亂有所不動動必有濟譬如人之一身將與人鬪當無事  
時必思休息屈伸使筋骸之會無不舉之處夫是以能待敵于

卒然而無後憂如無故而先自勞其身以犯風雨暑寒之變則病將起于腹心而中先潰自謀且不給何有於制人以六國而敵一秦六國之力全秦雖強無奈其爲從也而六國者汲汲然不能以一口此其勢不歸秦而何歸天下皆曰晉之東不能濟一甲于長江之比履神州之故封自今觀之有不足恠何者上流之勢皆移于人一變僅止一變隨起所因且藉者皆內自戕伐之自古圖回中原必兼用蜀而我初不能得既復不能有一失于李雄再失于苻堅三失于譙縱猶初無蜀也我既亂且勞幸彼之亦然故能支四大變于搶攘之外此天也凡用國必有

根本之地培植擁護當使其不搖取之常不盡其財而用之常不盡其力是故愛根本如愛吾命而後可圖也今天下根本在蜀蜀根本在兵與民憂在民則不恤兵憂在兵則不恤民通而一之以固吾國寔有統府在及今無戰時當使優游而不勞靜治而不亂二者朝廷已寄之重臣開府而來一切鎮以清靜凡所施設皆爲國家惜大體而壅培其根蒂環數千里之地夜即犂犴之境前此時斬艾草木以邇吾封乃今帖帖不敢少肆蓋西南一面可賴矣天子注想名德攷朝家登庸龍首故事在公已晚顧宣威靈府未有以卑獨事者雖然上豈以一方便天下

大計哉其自此歸矣而某預爲蜀憂何者時方用兵符檄星流急科嚴征民曰不得已不敢怨今號爲無戰而所在罄罄不異鄉時不知有急復何以加之諸葛孔明用蜀賦養蜀兵閉關息民十五年而後出之師行不能越五丈原國已坐困蜀之力易屈也今宿師十萬幾三十年盡西南之力以給而內郡至無備汶山以西邛笮以南牂牁犍爲之壤皆控帶外彝縣互交趾而髮髻毳裘與我互市雖扼形勢之地無宿儲而有冗兵大抵爪牙脫落無全力矣盜之於人也必其垣墻之不支雞犬之不聞而後得其隙焉今秦川三邑號蜀門戶而無急憂豈不足憂哉

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縣數百里梯空棧高人不可出井騎兵衝突之地敵之長技至此無所施此堅守之國也所可深慮者吾之中枵然而虛問其武備有役之兵無戰之兵問其財賦廩無見糧帑無藏鏹羣縣皇皇日不暇給而民之爲生至不足賴非大臣見縣眇之義誰當憂之往年閣下調邊事三曰舉守臣曰訓土丁曰督軍儲而近者不許縣邑括隱戶之賦此皆深思長慮爲保護根本之計所以惠蜀甚厚將次第爲上盡言之某尙何所伸其喙雖然嘗試妄論今之急政五一曰嚴戢貪吏之侵漁以杜邊釁二曰大攷守兵之赤籍以責實用三曰明絕

郡縣之誅求以開民生四曰痛省官吏之冗員以去浮食五曰  
 盡蠲積年之虛額以寬期會蓋邊本無事而貪吏生之軍本有  
 籍而姦濫冒之調度既不得已而言利之人欲根株盡之經費  
 至不能給而無益之員又蠶食之至若歲入之虛籍終不天降  
 地出徒使其急征他取以赴期會如割股啖口竟亦何益誠莫  
 若為之一洗使民輸以時獲而粟織而帛不至稱貸以重其困  
 與夫上之四者皆以次舉行當此少其佚而不勞治而不  
 亂以備不戒此在執事一露章耳鄉者兵民之權分故有所扞  
 格而不得行乃今蜀中外之事盡制于統府此非可為之時乎

願深念之某西山之鄙人往年不度其賤數袖書請見而下執  
 事降色辭接之調一官躬耕待次日既一年從父老游而目世  
 之病因六蠶之東故敢妄有獻焉去作巖邑甚懦不武預以不  
 治為兢兢然有盟不寒決不至為蠹尾以負所學風雨不時知  
 有庇身所也幸甚幸甚

答李悅之榜雲安尉廳後小堂曰馮公書 馮時行

某再拜奉違之久如想古賢哲日不置也馮某人至備聞啓處  
 之詳足以開慰即日春晚伏審神仙無事之職履况清裕為喜  
 中間蒙惠書拜劉夷叔記文某久不奉報何也老友以愛忘其  
 全蜀藝文志

十五 肆百參拾叁  
非乃命以馮公又使夷叔筆其說刻之石老友何其自得之淺也古之人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謂之論世尙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爲友孟子以孔子爲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孔子爲友射者之志於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況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況士須蓋棺五百年後是非乃定如僕不答老友書幾半年矣老友必思舉其榜與記而棄之作事如此豈理邪吁老友之賢世無有今世士汙穢冗雜以爲計而老友忍窮蹈義今世士諂媚苟且而老友獨耿介不屈中心之所得與夫所稟者某贊歎所不能盡但亦有痼病在不容

不同類不能沈潛剛克嗚呼人世如此安得不隨波逐流以全直邪故孔子有危行言孫之說堯舜時可謂古矣彼時已有九德之說蓋不相濟不足以爲行不相雜不足以爲文况寥寥萬世之下邪某有病望老友砭石俱下老友之病亦不敢相扶持與公相友盡此矣至於希慕望遠追思古人勿近取也碎其石火其榜勿取謂於悠悠之人乃所願也恩恩不宣

上夔漕費達可論調田軍書

杜柬之

十一月某謹西鄉再拜致書都運中大先生閣下冬寒伏惟按部餘閒神衛行府台候動止萬福某山林草野之人自揣愚闇

羸作羸

十六 肆百叁拾捌  
昧於事機平昔絕口未省對人敢談世事然方此變故搶攘正  
執事大人兼收博采不棄芻蕘之時矧傷弓之禽痛罹兵革流  
離間關僅貫一死於數千萬里之外者處三十年矣時安與安  
時危與危偕兩蜀之人同舟而濟風濤之憂方在汹涌不得晏  
然高眠獨謂無事是亦某可以効言之秋也敢不避出位之誅  
輒以管見塵冒台嚴人微言輕犯五不韙特恃其素蒙矧瞻言  
之當否未必加責而執事有愛人之心洞先見之幾誠不忍瀕  
流數百里之民將墜塗炭慷慨一言惟賜財察比見州縣承准  
關報制司已差發川軍一千人用鈐轄甄宣贊將之又勾抽思

州田家義軍亦一千人將併屯夔州當此之時兵不厭多廣張  
聲援實兵家宜然川軍既是官兵部勒得人緩急之際不爲無  
益師行以律寧有他虞至于田軍有可議者此輩本是化外蠻  
夷性猶猿猴無復廉恥行無紀律居茂營陣乍入華地飢窮寒  
乞見利動心輕生忍死勇於斂攘所過畜牧室廬爲之一空又  
有州縣游手失業之人負販亡命之衆亦爲之用鼓唱氣餒導  
之爲惡隨衆前驅作孽尤甚又器械濫惡衣服纏縷無長矛大  
戟堅甲利兵臨衝兜鍪攻戰之具所習特蠻牌偏力手弩藥箭  
而已其勁弦遠矢發不過三四十步使之跳躑山林蒙蔽草野



十七 肆百伍拾叁  
狙伺間便潛機暗射擊短求長或有可用至禦大敵直兒戲耳  
竊意建此議者必狃於頃年幸勝王闢於油口便謂足以倚仗  
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殊未思曾無毫髮之利而已有邱  
山之害矣彼王闢者烏合叛卒敗亡之餘鎧甲不備人馬赤露  
初以此曹爲不足畏易敵輕進數騎輒前不虞草間毒矢竊發  
卒爲見困藥潰淋漓旋踵顛仆其餘倉皇退散山險道狹首尾  
斷隔不得相救遂爲邀截得三二十騎於是張皇事勢妄要功  
賞所効首虜多殺平人恣爲欺罔官司幸其成事便以爲然遂  
以奇功許之不知當是之時京西荆楚辟地士民散匿山谷三

二百里之間爲其搜羅夷戮殆盡揆其酷毒百倍闢矣其初自  
思州進發北至分七。遡桐槽小舟凡數百艘凶燄薰蒸遠近  
愁歎扶老攜幼委棄生業窟伏山谷不碎其首者亦幾希矣雖  
在州縣城市亦敢白晝剽奪官司坐視莫敢誰何某是時方到  
鄴都目見射殺弓手節級補選排闥突入人家劫取財物姪穢  
婦女或驅虜入舟往往不還至今父老言之歔歔流涕不意今  
日又欲輕蹈覆車之轍不知將以控禦扞關且以策應漢沔邪  
若以守關則師閭提兵近在歸峽比伏讀詔書且察道路之言  
虜勢衰弱思漢之民相望風靡舍逆歸順捷音日聞王師一動  
全蜀稊文志 卷二十九 書 讀月草堂

家作來

有征無戰固非前日陸梁之比萬一勝負兵家常事苟或小失  
支吾則帥闔全師必退保川峽深據天險數千之眾以一當萬  
足以克事何苦一旦無事自引醜類置之心腹之地天下將有  
底定之期而一日太平之後瀕江數郡生齒之眾先天下之人  
獨受此禍可不惜哉有如萬一敵騎窺關金人自家攻戰必以  
精兵居先目為撞軍莫不身披重鎧墻進山壓自非神臂弓斬  
馬刀硬弩鉅斧不能却也其勢非王闢之比乃欲以射鼠之機  
摧折其鋒此所謂怒蟾螂之臂當車轍以童子搏賁育雖三尺  
之童誠未見其可也苟能輕佻故敵當前一為虜騎衝突則必

十八

肆百伍拾叁

恃其輕趨飛崖踔壁攀蘿引蔓四散驚走闖入關內大掠沿江  
然後還其巢穴當此之時我又能回戈以事翦伐乎此又其尤  
可慮者唐蜀人有言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不虛語矣大抵施  
黔瀘戎一帶羈縻熟矣居其鄉土以為邊障一日有變以夷攻  
夷使自相吞噬耳其習俗器械足以相制若用以當長驅不制  
之敵其不相侔亦灼然矣則是又不足以為漢沔後繼必也徒  
殫民力以供億之外憂未除自招內患果何賴焉靖康初王以  
寧以其先人嘗開邊辰沉又有沅州李允文者以新民權第因  
范世雄自桂林入覲道過湖北二人建議以謂洞丁可用遂大

發辰沅靖武岡泉邵鼎澧二萬人擢以寧河東節度以援太原  
 虜人見之輒大笑榆次之役以鐵騎張兩翼徐蹙而躡籍之無  
 一人還者此不堪用之明驗也紹興初夔帥張公道從始調此  
 軍張公威望素著力足以制其變亂雖已潛行劫虜猶有所懼  
 間一歲韓公天啓帥夔再招之即不能誰何矣公然於帥府通  
 衢作過此事未遠尙可詢而知也即今上下人情固已恟恟憂  
 懼某雖迫衣食當權輕重亦舍所圖旦夕西溯孳孳累遠竄矣  
 意謂府城可以覩縷坐末會台旆出按不免僭易筆此書密懇  
 寔安吳節推置中投行府苟未必以為愚不曉事欲望速賜詢

訪所至民情若瞽言不誣即乞移報制司與帥闔亟止其行或  
 已符下思州恐蠻夷之情缺望生怨姑令申嚴點集以待緩急  
 勾抽可矣昔符堅南寇桓冲自武昌送卒五千謝安却之以為  
 既不足增損徒令敵人竊我虛實今政使其卷土皆來無益於  
 事況此羸殍餓卒千人非徒無益適足生事者乎且軍興之際  
 百姓凋弊財用芻糧一出其力萬一沿江遭其毒手瘡痍未合  
 忽有調斂吾民不賴生矣茲執事大人所宜留心者也不勝懸  
 睛西望急迫之情某每不量力嘗論自古缺二更盛衰姑以李  
 唐言之太宗刷渭水之恥逐突厥徙幕北幾犁其庭寢其皮矣

未幾元宗遠泊閣羅鳳之罪一舉而喪師十萬自此西南兩番  
 合力拒命終唐之衰卒不能制國朝澶淵講解之後北方無事  
 獨誅叛西鄙用兵幾至百年幸而自儂智高來南蠻衰弱中間  
 瀘戎雖小倔強旋即革面然蠡萬不為無毒狼子野心未保其  
 往而爰自軍興保兩川者或不究事機援引醜類賴以濟功信  
 其誣罔之言縱其殘虐之暴不惜節鉞使相以寵其身官其子  
 弟稍入內地使之日侈城邑之美口極甘脆之味躬被織麗之  
 服習知山川要害道里遠近雖其向化之心未遽其他萬一鴛  
 鷺沈鷺之人出於間隙搖動邊疆未可知也此章皇聽其遺子

入學之弊深可鑒矣況邇來邊更或非其人失拊綏招懷之道  
 南平清溪連歲相繼小有風塵之警矣可謾不加省邪此又其  
 大者遠者傳曰涓涓不止流為江河毫毛不翊將尋斧柯渠可  
 忽邪先事而言類似迂闊狂妄敢於執事輒一發之併惟台察  
 幸甚霜霰日嚴軺車在行敢冀於國家多事之秋為君父生民  
 倍保台重不宣

二十一  
壹百伍拾肆

